宋史/卷4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叛臣中 李全上 ◄

宋史
卷四百七十七
列傳第二百三十六　叛臣下 李全下

► 世家一 南唐李氏李景(子:煜 從善 從鎬 從弟:季操 孫:仲寓 附:舒元 韓熙載 馮謐 潘佑 皇甫繼勳 周惟簡)

◎叛臣下◯李全下

寶慶三年二月，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：“將軍非山東歸附耶？狐死兔泣，李氏滅，夏氏寧獨存？願將軍垂盼。”全諾。楊氏盛飾出迎，與按行營壘，曰：“人傳三哥死，吾一婦人安能自立？便當事太尉為夫，子女玉帛、幹戈倉廩，皆太尉有，望即領此，誠無多言也。”夏全心動，乃置酒歡甚，飲酣，就寢如歸，轉仇為好，更與福謀逐卓矣。

辛卯，夏全令賊黨圍州治。焚官民舍，殺守藏吏，取貨物。時卓精兵尚萬餘，窘束不能發一令，太息而已，夜半縋城，僅以身免。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太半，將校多死，器甲錢粟悉為賊有。卓步至揚州，借州兵自衛，猶劄揚州造旗幟。林拱繳奏於朝，聞者大笑。夏全既逐卓，幕歸，楊氏拒之，意楊氏反目圖己，明日大掠，趨盱眙欲為亂，張惠、範成進閉門，不得入，翱翔淮上。惠、成進出兵欲剿之，夏全狼狽歸金，金人納之。是舉也，張正忠不從亂，經妻女於庭，並己自焚。報至，中外大恐，劉卓自劾，未幾，死。

初，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，全喜其附己，為引重當路，得改秩，全請以通判青州。國之死，全借翀撫定以誑眾，以功入朝。三月，以翀為軍器少監、知楚州兼製置。翀辟鄭子恭、杜耒等為幕客，留母及其子於京，買二妾以行。至城東，艤舟以治事。間入城見楊氏，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。楊許翀入城，乃入，寄治僧寺，極意娛之。

時全在圍一年，食牛馬及人且盡，將自食其軍。初軍民數十萬，至是餘數千矣。四月辛亥，全欲歸於大元，懼眾異議，乃焚香南向再拜，欲自經，而使鄭衍德、田四救之，曰：“譬如為衣，有身，愁無袖耶？今北歸蒙古，未必非福。”全從之，乃約降大元。大元兵入青州，承製授全山東行省。

慶福在山陽，自知己為厲階，懷不自安，欲圖福以自贖。福知之，亦謀去慶福。二人互相猜貳，不相見。福偽病旬餘，諸將問疾，慶福不往。張甫者，素厚慶福，懼福疑己，乃勸慶福往。後慶福約甫同往，乃寢，遙見福臥不解衣，心恐，不得已至床前，見床頭鞘刀，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，懼福先發。福疑慶福就刀見害，乃躍起拔刀傷慶福，慶福徒手不支，甫救之。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。

甫本金元帥，封高陽公，最善馭眾。金亡河北，甫據雄、霸、清、莫、河間、信安不下。信安出白溝，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濼，大元兵不能涉，甫每潛師窺伺。大元將俚岩奴屢欲滅甫以取雄、霸。驍將窩羅虎者，歸甫，甫納之。其後窩羅虎遁去，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岩奴。俚岩奴喜，待遇益厚。嚞會飲燕京之大悲閣，窩羅虎醉俚岩奴而推使投閣，幾斃焉。窩羅虎乃佯醉下樓，復乘所獻馬以歸甫，追者莫及，人始服甫之用間焉。其後歸全。

福以慶福頭納狲，狲大喜，耒曰：“慶福首禍，一世奸雄，今頭落措大手耶！”飛報於朝，遣子恭繼奏捷。卓之敗，儲積掃地，綱運不續，賊黨籍籍，謂福所致。福數見狲及僉幕促之，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，福曰：“朝廷若不養忠義，則不必建閫開幕，今建閫開幕如故，獨不支忠義錢糧，是欲立製閫以困忠義也。”六月，福乘眾怒，與楊氏謀，召狲飲。狲至而楊氏不出，就坐賓次，左右散去。福與狲命召諸幕客，以楊氏命召狲二妾。諸幕客知有變，不得已往。耒朝服至八字橋，福兵腰戮之，耒南望再拜就斃。二妾之入，狲及見之。福兵欲害狲，鄭衍德救之得免，去須鬢，縋城西夜走，徒步歸明州，未幾。死。

朝廷以淮亂相仍，遣帥必斃，莫肯往來。始欲輕淮而重江，楚州不復建閫，就以帥楊紹雲兼製置，改楚州名淮安軍，命通判張國明權守，視之若羈縻州然。賊徒黨塞南門，開北門，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，自收賦以贍軍，錢糧不繼如故。賊將國安用、閻通歎曰：“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，楚州物賤可以樂生，而劉慶福為不善。怨仇相尋，使我曹無所衣食。”張林、邢德亦謂：“嚞受宋恩，中遭全間隙，今歸於此，豈可不與朝廷

立事？”王義深亦嚐遭全屈辱，且謂：“我本賈帥帳前人，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。”五人相謂曰：“朝廷不降錢糧，為有反者未除耳！”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，於是眾帥兵趨楊氏家。福出，德手刃之，相屠者數百人。有郭統製者，殺全次子。通殺一婦人，以為楊氏，函其首並福首馳獻於紹雲。紹雲驛送京師，傾朝甚喜。檄彭　　、張惠、範成進、時青並兵往楚州，便宜盡戮餘黨。未幾，傳楊氏故無恙，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。

輕儇，每供四總管弄戲，得檄不敢自決，力遜。惠、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，與林等五人歡宴，議分北軍為五，使五人分掌之，每軍無過千人，一屯南渡門，一屯平河橋，一屯北神鎮，城中城西各一；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，出淮陰戰艦，陳淮岸以斷全歸路，請製府及朝廷處之。廟議謂青望重，惟聽青區畫。省檄之下，不及惠、成進。青亦恐禍及，密遣人報全於青州，遷延不決。惠等歸盱眙，賊黨復振。紹雲赴樞密稟議，淮東總領岳珂攝製府事。

惠、成進既歸，錢糧缺乏，密約降金，盧鼓槌許之。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眾，二人紿　　曰：“南北軍易致激變，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。”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，　　從之。二人每宴　　，必遍迨皂隸，　　皆不悟，方感其拒夏全之功，轉兩軍官資。二人同戲下合辭曰：“不願得官，欲得錢糧。”八月辛酉，惠、成進燕　　，　　左右知有謀，多不往，　　往如平時。酒半，縛　　，　　從者無寸鐵，且醉，皆就縛。即日渡淮輸款，以盱眙附盧鼓槌於泗州。金兵至，開門接之，諸軍不戰皆降。於是塞南門，開北門，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域焉。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姻，金官惠有加，俾專製河南，以拒大元。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，朝廷調京湖製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全。

全得青報慟哭，力告大元大將，求南歸，不許；斷一指示歸南必畔，許之。承製授山東、淮南行省，得專製山東，而歲獻金幣。十月丙辰，全與大元張宣差並通事數人至楚州，服大元衣冠，文移紀甲子而無號。義深走金，安用殺林、德自贖。丁巳，全邀青及張國明於淮陰，國明辭疾，青父子同至。全推殺其子者郭統製斬之，又收田成瑤、田之昂、李英等八人下獄，云：“非朝廷殺我妻子，吾惟問汝。”李英，全腹心，狡而密，與李平皆山東胥吏。全之乍逆乍順，二人所教也。平又數致全書至廟堂，以覘朝廷。青繳所授檄於全曰：“我素推尊相公，豈肯為此！”全亦惡青反覆。辛酉，與登城南樓飲，殺青，馳騎往紿青妻，言青病，見與禱禳。青妻至，盡殺之。遂並青軍，擢小校胡義為將，徙其半於漣、海。

紹定元年春，全厚募人為兵，不限南北，宋軍多亡應之。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，比歲失

業，官振之，不能繼，壯者皆就募。射陽湖浮居數萬家，家有兵仗，侵掠不可製，其豪周安民、穀汝礪、王十五長之，亦蜂結水砦，以觀成敗。翟朝宗知揚州，權製置。全厚賞捕趙邦永，邦永乃變名必勝。全知東南利舟師，謀習水戰，米商至，悉並舟糴之。留其柁工，一以教十。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筏，厚募南匠，大治舢達船，自淮及海相望。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筏下江，嚴甚。朝宗市粘木往揚州，善湘亦聞於朝，請以鬆木易留之。全不得已，代以榆板，舟成多重滯。六月，試舟射陽湖，善湘恐其乘便搗通、泰，亟牒池州求通、泰入湖之路。七月壬辰，全使衍德提兵三萬如海州。乙未，全及楊氏大閱戰艦於海洋。八月，全趨青州，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，敗走。小哥，珪子也，遂奪青厓崮，據之，九月，全歸海州，治舟益急，驅諸崮人習水。十一月，全至楚州。全山東經理未定，而歲貢於大元者不缺，故外恭順於宋以就錢糧，往往貿貸輸大元。宋得少寬北顧之憂，遣餉不輟。全縱遊說於朝，不若復建山陽製置司。全又與金合縱，約以盱眙與之，金亦遣靳經曆者聘全，皆不遂。

二年四月，全以糧少為詞，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、嘉興告糴，實欲習海道，覘畿甸也。六月，全資淮安牛馬　會趙五嘯合亡命，雜北軍分往盱眙略牛馬。九月，全往漣、海視戰艦，陽言歸東平葬方士許先生。未幾，還。嚐燕張國明等，忽曰：“我乃不忠不孝之人。”眾曰：“節使何為有是言也？”全曰：“縻費朝廷錢糧至多，乃殺許製置，不忠；我兄被人殺，不能報復，不孝。二月二十五日事，吾之罪也。十一月十三日事，誰之罪耶？”蓋指卓與夏全也。全密遣軍掠高郵、寶應、天長之間，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，為賊所敗。

三年二月壬寅，御前軍器庫火。得縱火者，楚州軍穆椿也。全欲銷宋兵備，故使椿行，且伏奸於外，謀入為亂，以不得入而止。於是先朝兵甲盡喪。椿臨刑笑曰：“事濟矣。”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，分兵徇通、泰以趨海。諸將皆曰：“通、泰，鹽場在焉，莫若先取為家計，且使朝廷失鹽利。”全欲朝廷不為備，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，乃挾大元李、宋二宣差恫疑虛喝，而使國明達諸朝。而大元實未嘗資全兵。有識李宣差者，曰：“此青州賣藥人也。”七月，召國明稟議，全以寶玉資其行，賓從所過，揚言：“ 李相公英略絕倫，其射五百步，朝廷莫若裂地王之，與增錢糧，使當邊境。”遍饋要津，求主其說。既見廟堂，以百口保全不叛。

八月，全將閱舟師，風不順，焚香禱曰：“使全有天命，當反風。”語畢風反。大閱數日。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，朝宗嗾尉兵奪之。全怒，以捕盜為名，庚午，水陸數萬徑搗鹽城，戍將陳益、樓強皆遁，全入城據之。知縣陳遇逾城走，公私鹽貨皆沒於全。朝宗

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，懇全退師；又遣吏曾玠、李易入山陽，求楊氏裏言之助，皆不答。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。全留鄭祥、董友守鹽城，提兵往楚。整與遇麾軍道左，擊柝聲諾。全言於朝，稱遣兵捕盜過鹽城，令自棄城遁去，慮軍民驚擾，未免入城安眾。乃加全兩鎮節，令釋兵，命製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。全曰：“朝廷待我如小兒，啼則與果。”不受。朝廷為罷朝宗，謀再用紹雲，紹雲辭以官卑不能製；命鄭損，損辭。通判揚州趙敬夫暫攝事。

全造舟益急，至發塚取粘板，煉鐵錢為釘鞠，熬人脂搗油灰，列炬繼晷，招沿海亡命為水手。又紿敬夫以大元為詞，邀增五千人錢糧，求誓書鐵券。朝廷猶遣餉不絕。全得米，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。他軍士見者曰：“朝廷惟恐賊不飽，我曹何力殺賊！”射陽湖人至有“養北賊戕淮民”之語，聞者太息。

王十五附全，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，造浮梁於諭口，以便鹽城來往；又開馬擺港、壽河，引淮船入湖，為攻撓水砦計。復言於製置司云：“全復歸三年，淮甸寧息，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，深有覆護之恩，奈何趙製置、嶽總管、二趙兄弟人自為政，使全難處！全欲決定去就，親往鹽城存劄。若有疾全者、疑全者，如趙知府之輩，便可提兵決戰。如能滅全，高官重祿任彼取之，倘不能滅，方表全心。”善湘見之甚憤，範亦請調兵。

時彌遠多在告，執政無可否，舉朝率謂：“大丞相老於經綸，豈不善處？”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，密與樞密袁韶、尚書範楷議，二人所見合。清之乃約韶見帝，韶曆言全狀，帝有憂色。清之即力讚討全，帝意決。清之退，以帝意告彌遠，彌遠意亦決。乙巳，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、江淮製置大使，範直徽猷閣、知揚州、淮東安撫副使，葵直寶章閣、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，俱節製軍馬，全子才軍器監簿、製置司參議官。下詔曰：

君臣，天地之常經；刑賞，軍國之大枋。順斯柔撫，逆則誅夷。惟我朝廷兼愛南北，念山東之歸附，即淮甸以綏來。視爾遺黎，本吾赤子，故給資糧而脫之餓殍，賜爵秩而示以寵榮，坐而食者逾十年，惠而養之如一日，此更生之恩也，何負汝而反耶？蠢茲李全，儕於異類，蜂屯蟻聚，初無橫草之功；人麵獸心，曷勝擢發之罪！繆為恭順，公肆陸梁。因饋餉之富，以嘯集儔徒；挾品位之崇，以脅製官吏。淩蔑帥閫，殺逐邊臣，虔劉我民，輸掠其眾。狐假威以為畏己，犬吠主旁若無人。姑務包含，愈滋猖獗，遽奪攘於鹽邑，繼掩襲於海陵，用怨酬恩，稔惡恣暴。為封豕以洊食，貪婪無厭；怒螳螂而當車，滅亡

可待。故神人之共憤，豈覆載之所容！舍是弗圖，孰不可忍！李全可削奪官爵，停給錢糧。敕江、淮製臣，整諸軍而討伐；因朝野僉議，堅一意以剿除。蔽自朕心，誕行天罰。

顧予眾士，久銜激憤之懷；暨爾邊氓，期洗沈冤之痛。益勉思於奮厲，以共赴於功名。凡曰脅從，舉官效順，當察情而宥過，庸加惠以褒忠。爰飭邦條，式孚群聽：應擒斬到全者，賞節度使，錢二十萬，銀絹二萬匹；同謀人次第擢賞。能取奪見占城壁者，州，除防禦使；縣，除團練使；將佐官民以次推賞。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，豈甘從叛？諒由劫製，必非本心。所宜去逆來降，並與原罪；若能立功效者，更加異賞。鄭衍德、國安用雖與逆全管兵，然屢效忠款，乃心本朝，馮垍、於世珍雖為逆全信用，然俱通古今，宜曉逆順，如率眾來降，當加擢用。四方士人流落淮甸，一時陷賊，實非本心，如能相率來歸，當與赦罪。海州、漣水軍、東海縣等處有為逆全守城壁者，舉城來降，當各推恩。時青以忠守境，屢立駿功；彭義斌以忠拓境，大展皇略，亦為逆全謀害，俱加贈典，追封立廟。

噫，以威報虐，既有辭於苗民，惟斷乃成，斯克平於淮、蔡。布告中外，鹹使聞知。詔詞，清之所代也。促荊襄、淮西諸軍赴援。

壬子，全兵突至灣頭，敬夫恐，欲走，副都統丁勝劫閽者止之。全攻城南門，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，全稍退。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，欲奪之以瞰大城。先是，趙勝屯西城，見濠淺，每曰：“設有寇至，未圍大城，先襲堡砦，何可不備？”盛暑中督軍浚濠，人皆苦之，翟朝宗亦以為笑。既浚，勝決新塘水注焉。及是，劉全不能進，勝又浚市河，人尤謂不急。全至，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，活者數千人，糧貨不與焉。

時朝廷雖下詔討全，而猶有內圖戰守、外用調停之說。是日，敬夫得彌遠書，許增萬五千人糧，勸全歸楚州。敬夫亟遣劉易即全壘授全。全笑曰：“丞相勸我歸，丁都統與我戰，非相紿耶？”擲書不受，惟留省劄。敬夫始知全紿己，亟發牌印迓範。癸丑，全塞泰州城濠。於邦傑、宗雄武通全，戒守者無得發矢，俟薄城而蹙之，全得距堙。宋濟恐，令縣尉某如全壘，全以增糧省檄示之，尉復出，獻錢二百萬以降。乙卯，邦傑、雄武開門導全，濟帥僚吏出迎。全入坐郡治，濟發帑出所獻錢，全曰：“獻者，獻汝私藏耶？若泰州府庫，則我固有，何假汝獻為！”乃舍濟僉判廳，入郡堂，盡收子女貨幣。

庚申，全聞範、葵既入，鞭衍德曰：“我計先取揚州渡江，爾曹勸我先取通、泰，今二趙入揚州矣，江其可渡耶？”莫敢對。既而曰：“今惟有徑搗揚州耳。”甲子，全配兵

守泰州，悉出眾宜陵。丙寅，至灣頭立砦，據運河之衝。使胡義將先鋒騎駐平山堂，伺三城機便。丁卯，全攻城東門不利，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葵，全隔濠立馬相勞苦，葵切責之，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。戊辰，張璡、戴友龍、王銓、張青以天長製勇三軍至，阻全不得前，遣人請援。範、葵親出堡塞西門，列陳待之，全不敢動，璡等乃入城。庚午，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，趙勝出兵，戰不利，範、葵以兵益之。全兵亦增，葵擊卻之。辛未，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，李虎、趙必勝、張璡、崔福力戰，自巳至申，全乃沿東門以歸，丁勝、王鑒、於俊擊走之。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壩，統製張達、監軍張大連不設備，魚貫而行。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為數截，殲者五千，達、大連死之；淮西援兵至，亦遇全統領桑青力戰，城中俱不知也。襄兵敗，全凶焰益振，每曰：“我不要淮上州縣，渡江浮海，徑至蘇、杭，孰能當我！”甲戌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，且欲破堰泄濠水，統製陳達率勁弩射之，範、葵出軍迎擊，乃去。是日，金玠等距淮安十里，焚全砦柵，全將劉全出戰，玠軍不利，退屯寶應。

全誌吞三城，而兵每不得傅城下，宗雄武獻全計曰：“城中素無薪，且儲蓄為總所支借殆盡，若築長圍，三城自困。”乙亥，全悉眾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，製司總所糧援俱絕。範、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，舉火為期，夜半縱兵衝擊，殲賊甚眾。自是賊一意長圍，以持久困官軍，不復薄城。戊寅，全張蓋奏樂平山堂，布置築圍，指揮閑暇。範、葵令諸門以輕兵牽製，親帥將士出堡砦西，全分路鏖戰，自辰至未，殺傷相當。庚辰，範出師大戰，玠等破全將張友於都倉，獲糧船數十艘。甲申，葵出戰，賊大敗。

四年正月辛卯，全兵浚圍城塹，範、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，全走土城，官軍躡之，蹂溺甚眾。是日，玠破全將鄭祥，獲糧百艘。甲午，全兵千餘犯州城東門，城中出兵應之，全即引去。乙未，李虎出南門，楊義出東門，王鑒出西門，崔福出北門，各徑扼賊圍，開土城數處，範、葵提兵策應，全步騎數千出戰，諸軍奮擊，俘馘甚眾。夜，賊復合所開城。丁酉，趙勝遣統製陸昌、孫舉立橋堡砦於北門，賊步騎分道來戰，勝擊退之。範陳於西門，賊閉壘不出。葵曰：“賊俟我收兵而出爾。”乃伏騎破垣門，收步卒誘之。賊兵數千果趨濠側，虎力戰，城上矢石雨注，賊退。有頃，賊別隊自東北馳至，範、葵揮步騎夾浮橋、吊橋並出，為三迭陳以待之，自巳至未，賊與大戰；別遣虎、顯廣、必勝、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，三道夾擊，用範所製長槍，果大利，賊敗走。翼日，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，乍進乍退，以誘揚州兵，復驅壯丁增濠麵，培鹿角。範、葵遣騎將出，夾城東西牽製之，親出州城西門，分三道以進，賊望風潰，乃募勇力齎薪炮，焚其樓櫓十餘。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，道遇於俊軍而歸。

始，全反計雖成，然多顧忌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。邊陲好進喜事者，欲挾賊為重，或陰讚之，謂激作愈甚，朝廷愈畏，則錢糧愈增，又許身任調停之責。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，全之托詞陳遇棄城，及歸過三趙圖己，蓋成謀也。及三趙用，宋師集，諸閫易，國明沮，削全官爵，罷支錢糧，攻城不得，欲戰不利，全始自悔，忽忽不樂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：“是我手否？”人皆怪之。

時正月望，城中放燈張樂，姑示整暇。全見之。亦往海陵載妓女，張燈平山堂，矯情自肆。是晚，燕大元宣差，宣差激全曰：“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，乃心終在南耳！”全乃取誥敕，朝服南向，曆述平生梗概，再拜褫服，焚之，歎曰：“國明誤我。”淚下如雨，抆淚就坐強歡。有朐山於道士者，老矣，全迎致之，初見全即歎曰：“我業債合在此償耶？”占事多驗，尊為軍師。及見全焚誥命，謂人曰：“相公死明日，我死今日矣！”人問之，曰：“朝廷以安撫、提刑討逆，然為逆者，節度使也。豈有安撫、提刑能擒節度使哉？誥敕既焚，則一賊爾。盜固安撫、提刑所得捕，不死何為！”入見全曰：“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。”全怒以為厭己，斬之。

範、葵夜議誥朝所向，葵曰：“東向利，不如出東門。”範曰：“西出嚮不利，賊必見易，因其所易而圖之，必勝。不如出堡塞西門。”壬寅，全置酒高會平山堂，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，以報。範喜謂葵曰：“此賊勇而輕，若果出，必成擒矣。”乃悉精銳數千而西，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，張其旗幟以易之。全望見，喜謂宣差曰：“看我掃南軍。”官軍見賊突鬥而前，亦不知其為全也。範麾軍並進，葵親搏戰，諸軍爭奮。賊始疑非前日軍，欲走入土城，李虎軍已塞其甕門。全窘，從數十騎北走，葵率諸將以製勇、寧淮軍蹙之，賊趨新塘。新塘自決水後，淖深數尺，會久晴，浮戰塵如燥壤，全騎陷淖不能拔。製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，全曰：“無殺我，我乃頭目。”先是，令諸陣上，眾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，故群卒碎其屍，而分其鞍馬器甲，並殺三十餘人，類非卒伍，俱不暇問。

甲辰，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，報全已殺，餘黨議潰去。未幾，聞安用歎恨飲泣，初議推一人為首，以竟其逆，莫肯相下，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。範夜上捷書製置司，議翼日追賊。乙巳早，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，範伏弩射之，賊呼曰：“爾襄陽援兵已敗走，汝知之乎？”城中應曰：“汝李全已為戮，汝何不降？”賊不應，諸將欲追賊，範懼有伏兵，先分兵燒圍城樓櫓，夜半火光燭天，命東南諸門皆出兵，範、葵繼提精兵進。四鼓，賊大潰。丙午黎明，葵追及賊於灣頭，一戰又破之，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。別將追至大儀，不及。葵使人瘞新塘骸骨，得左掌無一指，蓋全支解也。先是，全乞靈茅司徒

廟無應，全怒，斷神像左臂。或夢神告曰：“全傷我，全死亦當如我。”至是果然。

揚州平，善湘以露布上，帝驚喜，太后舉手加額。國明輩懼禍及己，唱論雲全未死，至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。及泰州凱奏繼上，浮言始定。朝中皆擬隨表入賀，彌遠以小寇就平，謝止之。甲寅，善湘來犒師。二月，命胡穎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於朝，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，促行賞；又遣趙楷往稟廟算。

三月庚寅，禡祭，有梟鳴於牙，占之吉，別遣全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，與於玠掎角取鹽城。癸巳，步騎十萬發揚州，留勝權守。庚子，鹽城賊董友、王海以兵圍卞整砦，玠擊卻之。癸卯，遣總轄韓亮、戚永升率多槳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，擊賊於諭口。丁未，亮破賊於崔溝。己酉，範、葵分兵進至平河橋，剿賊甚多。壬子，玠、整敗賊將王國興於岡門，斬首千級。四月丁巳，敗賊於十里亭，賊兵爭門，墜濠如蟻。庚申，別將範勝、趙興破賊砦於壽河，拔農民脅從者萬家。

壬戌，範、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，賊大敗，死者萬餘，焚二千家，城中哭聲振天。甲子，子才自他道進攻，賊將董友拒之，大戰於港口，敗之。庚辰，舟師過漣水，戰勝，達淮安。五月丙戌朔，天大霧，官兵攻上城，賊守者尚臥，倉皇起鬥。官軍互踏肩為梯，前者或墜，後者繼至，自醜至未，五城俱破，斬首數千級，生擒數百人。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，家屬數為賊虐，至是泄憤，無老幼皆殺之，燒砦柵萬餘家，腥焰蔽天。餘寇爭橋入大城，重濠皆滿。淮北賊歸赴援，舟師又剿擊，焚其水柵，夷五城餘址，賊始懼。己亥，子才率趙必勝、王旻軍移砦西門，道遇賊大戰，至夜不解。子才為銳陣左右救，乃勝。

楊氏諭鄭衍德等曰：“二十年梨花槍，天下無敵手，今事勢已去，撐拄不行。汝等未降者，以我在故爾。殺我而降，汝必不忍。若不圖我，人誰納降？今我欲歸老漣水，汝等宜告朝廷，本欲圖我來降，為我所覺，已驅之過淮矣。以此請降可乎？”眾曰：“諾。”翼日，楊氏絕淮而去。賊黨即遣偽計議馮垍、潘於款於軍門，範等密聞於朝，朝論不可，範曰：“若明諭朝旨，是堅賊誌，不如陽許以誤之，我自為必討之計。”乃遣範用吉入城諭賊曰：“朝廷已許納降，但令安撫交過北軍。”衍德等遣潘於隨用吉報謝，許獻玉帶、犒軍黃金四千兩。範曰：“我欲款賊，賊更來款我。”於歸，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，始送款於金。至是，金遣其副統軍許奕、萬戶兀林答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：“此賊不降，能為兩國患，請與大國夾攻之，各勿受降。”範怪其來無故，而難於陰絕，遣王貴報之，不從其請。

六月己未，大戰於河西三砦，賊大敗，楊氏歸漣水。壬戌，賊先遣妻孥過淮，軍爭欲往，斬之不能禁，反有起殺頭目者。甲子，復大戰，淮安遂平。議乘勝復淮陰，兵未行，淮陰降金。繼得探報云：宋師遲一宿攻城，淮安亦為金有矣。於是全所據州悉平。楊氏竄歸山東，又數年而後斃。

全之寇泰州，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，獨教授高夢月不汙，詔贈三官。

全子壇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